

天下书盟
www.fbook.net



小样◎著 上

无敌仙道

中国文联出版社



小 祥◎著 上

无敌仙道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敌仙道/小样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104-02859-8

I. 无… II. 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8113 号

无敌仙道

著 者: 小 样

责任编辑: 吴淑苓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48

字 数: 9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859-8

定 价: 75.00 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The title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is centered between two stylized dragon illustrations. The dragons are facing each other, with their heads raised and tails curled. The central text is in a traditional serif font.

目录

第一章	缘尽缘起	1
第二章	声名远播	23
第三章	天价诊费	44
第四章	景月山庄	65
第五章	风云突变	84
第六章	冲冠一怒	105
第七章	还魂大法	126
第八章	冤家路窄	146
第九章	花花公子	167
第十章	杀人魔王	189
第十一章	金山观	211
第十二章	千年巨蛇	232



第一章

缘尽缘起



21 世纪，科技横飞的年代，神鬼寂灭的时代。

这时候再传鬼神之言，信者已经大减。当然，越是有钱之人，越是怕死之人，对此间传说，还是津津念叨。只是虔诚之意，虽不至于全无，但也清淡不少。

在蓝天市附近的一个名叫道山的小山上，还有一个小小的道观，道观存在时间不短，已有百余年历史。里面原本有一位老道人。在不久之前，道观里突然多了一位年轻的道士。

曾几何时，道观的生意也有所好转，各香火鼎盛的道观比比皆是，如南岳烧香，成了一时流行之风。

那是一些有名道观，但这一个耸立在蓝天市的小山小观，里面的香火情况，顶多也就够道观的开销，哪里会招惹其他道人上门。老道年岁也高了，见有人上山帮忙，怎么会拒绝，平日里的一些杂活，有了人来帮忙打理。

今天，小道身着一朴素道衣，又下山购买道观日常用品，此山稍有偏僻，游玩人数并不是很多。山上郁郁葱葱，草木旺盛，山脚下原有一条清澈小河，可此时已变得有点浑浊。原本此处袅无人烟，几次城市大扩建之后，这里也逐渐热闹起来。

有了人的地方，自然有了市场，有了市场，买东西当然也就方便了不少。

买上山中齐备的物品，小道年轻力壮，扛着东西回到道观。道观以前上下不方便，老道在附近也开了几片荒地，小道把东西摆放妥当，拿着工具，又去荒地打理季节菜果，这样的日子倒也过得惬意。

老道在小道的照顾之下，小日子倒也过得挺舒服，可毕竟身体大不如前，才过了几月安逸享乐的日子，还是撒手归去。没有什么风光大葬，这不是什么宝山宝刹的，甚至只有小道士为他送行。

小道跪在老道的坟前，老道道号：三散道人。

“三散道长，你我也算有缘，此生能替你送终，也算还了贫道一段孽缘，了了贫道一身心愿。”道士年纪不大，看起来才二十上下，可口气异常的老道。

原来此人并不是普通道人，他叫张影月，南宋年间跟随一道士修行，道号：景月道人。他天资聪慧，十年之间居然得道大成。于是他遁入山中，勤修苦练，以修仙道之体，此时他的恩师并未仙去，只是无法再给予指点。

修道过程风险无比，他在没有明师指点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失败。结果在深山



之中，找了一个活物度世转生，重修道体。再出深山的时候，他的恩师已经度过数世，用法找到恩师，在今世替恩师送终，总算了了一番心愿。因为此事有违天道，而且为此，他的道行大减，所以三散道人并不知晓。

心愿一了，张影月也不知何去何从，算出恩师地点，已是煞费苦心有违天道。上次的失败，让他明白修道的事情，一切顺其自然，强求不得。如果他上次不抛师弃世，或许已经得道，修成仙体。当然，道行越深，越能逆天而行，修道本来就是逆天而为的事，只是道行浅的人，无法承受逆天的惩罚而已。

既然如此，此世选择入世，他也不再遁入深山修炼，干脆接下此观，终日念道。恩师既然不在，他自是不会去打理外面的荒地。虽然现在已经修炼到辟谷境界，但一日三餐仍然未断，自有外出采购的食果。腹饥就吃，一切顺其天道。有道法相助，食果自然保存上好。

除非是食物吃完，又慵懒不愿下山，方才辟谷几天。

虽然他很少外出，可是以前照顾恩师的时候，对外还是略有了解，最少大概知道一些历史和常识，知道现在已经和当年区别很大，本来他就天资聪慧，也能迅速和外界进行交流。

观虽小，可前来道观之人并非一个人也没有，今日就有一人前来求道。

此道观供奉三清道祖，只见年纪四十出头一妇人，在道祖法像面前虔诚地求拜，口里喃喃念叨。本来此类事情虽然在此观不多见，但是张影月绝对不少见，并不会太过在意。

外面突然传来一个女子很不耐烦的抱怨：“老妈，你求什么求，求这东西要是有用，我们家早就发了。”

妇人赶紧对三清道祖的法像一一磕头赔罪，放下香火，匆忙走出去。只听她训道：“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这可是三清道祖，保佑你考上好大学的，还不快去拜拜。”

那女子显然很是不愿意，对她母亲的话很是不赞同，而且气势高昂地反驳道：“我考上好大学，关这道观什么事。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个。”

她母亲恨铁不成钢地骂道：“你就不能信一回，怎么跟你爸一样倔呢。”

那女子好像还占了理，高声说道：“不错，我就跟爸一样。”

张影月听不下去了，那母亲的对面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正是花样年华，他走出来爽声说道：“施主此话差矣。”声音不是很大，但是清楚地传到了争吵的母女耳朵中。

山上虽无多少拜观之人，但还有零星几个游玩之人，山下不少年轻人喜欢无事到高山看看，此处附近最高，又有山道，是年轻人爬山的好地方，今天天气正好，有几个人在山上。听到道观的道士出声，都闻言望了过来。

张影月见母女停止争吵望了过来，朗朗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手掐丹土指，说：“施主所说考上好的大学，可能跟道观无关。现在或许大家都不信道，那么贫



道心想，在任何时候，尊敬长辈，都是应该的。虽然你不愿意，但对你的母亲，还是要有相应的尊敬。毕竟为人母，一心还是为施主所想，想必你母亲为你读书，费劲也不小吧。”

那女孩听完张影月的话，偷偷瞥了一眼抓着自己的那双粗糙的大手，先是一脸的不屑，后来还是慢慢地红了起来。她的母亲见女儿盯着自己的手，只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张影月见女孩还是通情达理，也不再多言。望着女子眉间暗藏红光之色，微笑说道：“施主不必难过，贫道观施主面露红光，此去必定高中。”

听到这话，做母亲的当然高兴，看着再待下去也不好意思。赶紧拉着女儿下山，只是大家都认为张影月那句话，是一句客套话，甚至连那母亲都是这样想的。

那女孩在母亲的拉扯下，很是不好意思地跟着离去，张影月脸上带着懒懒的微笑点头，希望以后她能对自己的母亲好一点。

张影月见到这种母爱，那是感慨万千，在这个世界里，他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前世？前世早已作罢。望了望天，他自嘲地笑了笑，既然老天不让他身边有亲人，何必强求。

回到道观的大殿里，张影月继续打坐修道。在外面观望的几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在三清道祖面前祈求。当然，里面好玩的味道很浓，不过总算他们都添了香火，让张影月可以少辟谷几天。

想到下山的麻烦，虽然每次以他的体力，把那些东西都拿在手上也没关系，可毕竟太过显眼。看来有必要，还得练一个储物法宝。只是材料太难寻找了，想要一个储物法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张影月也不急，一切顺应天道，等有足够多的材料，自然就能做出法宝。只是他口里讲多了顺应天道，也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原因，现在很多懒人，在偷懒的时候都讲这句话。

道观无事，张影月又去山下买食物，回到道观，摆好食物，点好檀香，道观上下，一股青俗雅气飘起。这次买回几本道法书籍，发现里面的讲解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从这些道书中看来，真正的道法，已然失传。

突然一日，一股喜庆的声乐从山下传来。

张影月浓眉微抬，虽然可以掐指算出，但是上次为了算出恩师的位置，已经耗费太大，现在虽然恢复不少，也不愿意浪费在这上面。

很远，张影月就从喜悦之声中，听到了三个月之前那个虔诚求道的母亲的声音。这下不用掐指都知道，应该是那名女子高中，母亲前来感谢。虽然还是凡胎肉体，但是他的视力和听力，已经远胜于常人。

果然是那位母亲，她带着一群本地乡亲，敲锣打鼓的就走了上来。见到张影月，赶紧激动地上前行礼：“这就是三清道观的道长，来，来，来，我们快给道长上匾。”



后面有一块四人抬着的金字大匾送上，上面写着‘三清道观’。此道观的匾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丢失，张影月也不在意此事，那母亲看着这个道观连个匾都没有，打听到这个道观原本就没名字，见里面供奉着三位道祖，干脆就送上这么一个大匾。

母亲上前，虔诚地说：“道长啊，我家闺女总算是考上了名牌大学，感谢三清道祖的关照。感谢道长，感谢原始天尊，感谢灵宝天尊，感谢太上老君。多谢道祖保佑啊。”那真是感恩戴德。

张影月对那位母亲的热情哭笑不得，客气回道：“施主客气，是你家女儿有才。”

“各位街坊，这里的看相那叫一个准啊。那天这位道长才看了我家女儿一眼，就立言我家女儿高中，果然，今年我家女儿考上了清华。”

“对，对，对，那天我们也在。”那天上来玩的几个人，也赶紧做证。

母亲又洋洋洒洒的弘扬道观，张影月却很是无奈，他只想安静修道而已，这下哪里还能安静下来。不过他还是面带微笑，一副和气的样子。

听得那母亲说得道士这么神，大家都想当场试一试，其中一位爆肚大汉，摇晃着上前，满脸的油渍，油糊糊的头发。声音洪亮地说：“道长，你看我像是干啥的？”

顿时大家都乐了，这形象都不用道长看，谁都知道是杀猪的。张影月更是哭笑不得，这都闹得什么事。

一个面色蜡黄，身体瘦小的青年女人上前，相貌三十岁左右，拨开那杀猪的爆肚大汉，口里嗔骂：“死鬼，捣什么蛋，让道长替我看看。看什么时候能给你生个娃。”

那爆肚大汉赶紧让开，连连点头，口里不停地说：“对，对，对，给我家婆娘看看。看啥时候，我张英武也能抱个娃。”

张影月微锁眉头，本想拒绝，可乡亲们那个热情啊，而且是本家，那么就替他看看吧。观这女子神色，身体也太差了，现在是三十有一，寅月亥日生，刚好又配一杀猪的，哎，吃了不少的苦。

见道长要说话，大家立刻宁静下来，瞪着大眼听道长说。

张影月不急不缓，点着桌子上的一张画符的砂纸，对杀猪大汉说：“你在上面写个字吧。”

杀猪还算有点能耐，抓起那个画符的毛笔，也写得一个龙飞凤舞的大字，‘财’。他口里念叨：“这年头，有才的还是没钱的强，我就讨个吉利，要个财吧。”

张影月说：“你们应该怀过三胎吧，可以都没能顺利生下来。贫道把这符纸给你们分食，一个月内，你老婆就能怀上。但是这次怀上之后，你老婆就尽量少的干活，就可以平安生产。这胎是个男孩，贫道先恭喜了。”

大家都傻眼了，这样的事以前街头见多了，早就不流行了。这时候居然在这里



碰到，那个张英武哪敢跟老婆吃这个，本以为道长会有什么好招，没想到还是这么老套，忙装傻充嫩地笑道：“道长，我们还有事，您先忙，我们先走了。”

那大肚子说完，赶紧拉着老婆往外走。其他的乡亲见此情景，也纷纷下山而去。

张影月也没想到是这情况，原本这个张英武会生一个女孩，自己帮他换个男孩，居然还不相信，原来这年头，要当道士还真不容易。

见乡亲们都下山了，那名考上清华少女的母亲也很不好意思地说：“道长，这个真不好意思，我也先回去了。”

张影月对这个倒不是很在意，不相信那更好，这样又清静下来了。看到挂在大殿门上的‘三清道观’，这个道观就只有一个大殿，后面两间厢房，一个小院。里面可是清苦得很，除了他的厢房里放着食物，被他的道法护着外，他甚至连一套换洗的道衣都没有。

恩师倒是还有一套法袍，在山下死人，有人来请道士做法时候穿的。可惜他恩师这一世只是个普通的道士，那些什么道法，都是习俗而已，并非什么真正的道法。

天色渐晚，看着乡亲们送上来的各种水果和进贡的鸡鸭，张影月就不客气了。给三清道祖上贡一点水果和饼干，那些鸡鸭大肉的，张影月就开动厨房，给自己做顿好吃的再说。

为了伺候恩师，他专门做出提升口味的道符，道观生活简朴，但有了道法的帮助，吃到肚子里的味道还是香了数倍。

有了这些东西，又舒服地过了一个月，这段时间里，山上的人变少了。看来上次让张英武夫妇吃道符，把山脚附近的乡亲们吓倒了，还好张影月可以辟谷，否则这样下去，几个月不来人，那道观里的道士还能活啊。

这天正好又要下山采物，张影月是不会留钱的，有钱就买好点吃，没钱就买差点吃。反正都是填肚皮，不亏待肚皮就成了。这一个月没点香火，他只剩下一百来块，打算随便买点米填填肚皮就好。

就在下山的路上，遇到正要上山的屠夫两夫妻。

见到张影月，张英武赶紧带着老婆对他赔礼道：“道长，求求您，上次都是我不好，这次您一定得帮帮我！”

张影月不解地望着体形相差巨大的两夫妻问：“有话慢慢说，不必着急？”

张英武苦笑：“道长真的灵验，我媳妇果然又怀孕，可医生居然说我媳妇身体太差，不能怀小孩，得把我媳妇身体养好了才能再怀。但是这已经是我媳妇第四胎，可不能再打掉，那以后可能就没得生了。我娘盼着有个孙子，眼睛都望穿了。”

原来如此，看他老婆一脸怨气，看来为这事没少受屈。

帮忙保住这个胎儿当然是轻松就能办到。虽然要改善他老婆的体质有点难，但是想办法让他老婆顺利生产并不难。面带微笑地说：“请施主跟贫道走上一遭。”



张英武两夫妇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看道长下山，赶紧跟上来。

张影月也不走快了，缓步走着，两夫妇轻松就能跟上。这山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半个小时后，他们总算走到了山脚，再走上十来分钟，进入了城市边缘。这里已经有个小集市，买卖东西，这里还挺方便。

见到张英武夫妇跟着道长，其他人都疑惑地跟上，大家都一副看热闹的样子。

先走进一家小的超市中，拿了砂纸和笔墨，张英武赶紧付款，大家知道这里头有点看头，跟得更紧。然后来到一个药店，张影月用笔墨在砂纸上刷，刷，刷地写出一服药方。然后对药店服务小姐说：“帮我照这个药方拿药。”

抓药小姐看着情况不对，赶紧请来坐镇的医师，药方可不是随便拿的，拿错了会死人的。医师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面色红光发亮的，身穿白色大袍。看了一下药方，里面种类多，量少，虽然补药居多，但是还有很多禁药，甚至还有砒霜。他很是不解地问：“请问这个药方是给谁开的？”

张英武一直盯着他们，见医师一问，赶紧回道：“刘医生，这是给我老婆开的。”

那个刘医生一听，皱眉说道：“这不是开玩笑吗，你老婆都怀孕了，怎么能服这药。”

张影月在大家疑惑的时候，笑呵呵地说：“刘医生，你先开了这服药，然后让人把这张砂纸一起煎熬，一个时辰后出药，到时你们再讨论是否服用。贫道先去买好东西，等一下过来收药。”

这下大家都惊讶了，张影月已经去买粮食，赶紧聚集在刘医生面前，七嘴八舌地问。

刘医生无奈地摇头说：“我也看不懂这方子，不过里面的药量都极轻，成本也不高，这位道人看起来有点门道，把药先煎出来再说吧。”

等张影月回来的时候，整个药房门口都围满了人。里面却只是坐着几个病人，还有张英武夫妇。刘医生是这里的地方医生，平时帮人看病，威望还是不小，在他的劝说下，为了病人，大家还是主动地退到门外看热闹。

见道长回来，大家主动让开一条道，让他进去。

张影月瞥了一眼那群观众，暗自摇头，他不想把事情传开，可又不愿意缩手缩脚地做事，心里又送给自己一句话：顺其天道吧。

见药已经开始在煎，对刘医生笑着说：“这一个时辰的时间不要去动，一个时辰的时间一到，你告诉贫道就成了。”

道士修道，同时还有修丹。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道士，在修道的时候，他肯定就会炼丹。张影月不过是靠着自己的道法，加上一点药理，吸收天地之灵气来提升其药性，炼两颗滋补丹来帮助张英武的老婆顺利生产。

当然这里面的道理，哪里是凡人能够明白，所以只能让滋补丹炼出来。让滋补丹用自己的魅力来说服张英武，让他的老婆服下此丹，以保顺利生产。



刘医生虽然大感奇怪，但还是点点头，在两个小时后，准时告诉张影月。

时辰一到，张影月面带微笑揭开盖子，在所有人的观望下，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药罐里没有他们想要见到的汤药，没有发出难闻的药味，而是一股异香猛然钻出。两颗金丹从罐中飞出，张影月手印一结，金丹主动地飞到他手上。罐中没有了其他东西，那些汤汤渣渣，已不知所踪。

刘医生惊奇地看着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这根本就是耍魔术，煎药怎么会煎成这样呢，他行医二十年，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张影月挥手收起滋补丹，一道道法施展在上面，拦住药气散发。走到张英武面前，把两颗金丹递过去，微笑说道：“你先收下吧，是否服用，自己斟酌，如若服用，留一颗在你老婆生产前服用。”

也不管他人反应，提着他的米袋，径直回山上去。

见道长离开，所有人都愣住了，这东西该怎么办。

刘医生学医多年，见过场面不少，看这样也不是个办法，他挥手对张英武说：“张师傅，你把其中一颗给我拿去市里化验一下，看是否真的那么神奇。我先帮你开点滋补的药方，你先回家炖点猪肚什么的给你家媳妇补补，我尽快拿出化验结果。”

张英武赶紧点头，他已经不知如何是好。

刘医生拿出一个瓷瓶给他装另一个金丹，换上衣物就往城市中心赶去。谁让这金丹太诱惑人了，出丹之时，一股引人气势冒然升起，外表更是金泽光亮，任谁都不敢小觑此丹，看外形就知道此丹决非一般。为了怕是道士迷惑大众，刘医生还是决定去查个水落石出。

蓝天市检验中心实验室里，一位老者拿着一个化验结果，匆匆找到在他办公室里的刘医生。

“小刘，这是哪里来的？”

此老者原是医科大学万民军教授，因为某些原因，主动申请调入检验中心。刘医生正是他以前的学生，所以在拜托老师的情况下，迅速的把金丹进行的化验。

刘医生见到老教授急切的样子，也带着当年在学堂之上的紧张说：“万教授，这是我们那一道士炼出来的，说是滋补丹。打算给一个孕妇服用，我看得太诡异了，怕有什么问题，所以拿来请您老帮忙检测一下。”

老教授很是急切：“糊涂啊，这可是上好药，可遇不可求啊。你快，快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刘医生见教授那心急的样子，赶紧把当时的情况一字不漏地说出来。老教授听说道士还在本市，立刻拉着刘医生说：“快，你现在带我去见他。”

刘医生虽然有点紧张，但是还没真糊涂到那个程度，指着天色说：“教授，现在天色已经不早了，去那里也还要一段时间，现在去也冒昧了点。”



张影月就不管后面发生的事了，已经做了自己想做的，后面服用不服用，那就不用他操心。一颗滋补丹固然不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体质，但是暂时增强还可以的，缓和一下虚弱的身体，让她慢慢提高。而在生产之前再服用一颗，能给孕妇充足的生命力，以保证生产的安全。

有了这两颗丹药的保证，张英武的老婆应该可以顺利生产了。至于张英武的老婆是否服用，那他就不要去强求了，一切顺其天道。

回到道观，清扫一下这里的卫生，先是做一顿好饭，慰劳一下自己的肚皮，见天色尚早，山上无游人，干脆躺到床上去睡觉。一切顺应天道，想修就修，不想修就睡觉。反正现在他一旦想偷懒，就是一句顺应天道。前世辛苦修了那么多年，差点落得一个神魂俱灭，这一生还不好好享受一下。

第二天感觉精气充足，在这个没有离开世俗，有此郁郁葱葱的山林，还能生活在这里面，感觉实在不错。

才坐在蒲团上，就见一老者匆忙走进道观。而其后面跟着的正是那位刘医生。见刘医生在那老者耳边细说：“教授，这就是那位道长。”

教授在来之前，就从刘医生那里打听了这里的消息。见到张影月，赶紧上前施礼道：“敢问真人法号？贵姓？”

虽然不明白这人的来势，张影月还是回礼说道：“施主多礼了，贫道法号景月。免贵姓张。”

万教授问：“张真人师出何门？”

张影月暗叹一口气，南宋年间修道兴起，各道门更如过江鲤鱼。自己更是从师父那里学了一点道法，就遁身修道，又哪里知道自己的门派。恩师十年未回门派，也未提起门派，想必也只是游道一个。

“贫道并无何师门，不过是一小道士而已，施主多礼了。”

万教授这时拿出半颗丹药，递给张影月说：“真人谦虚，此丹药为张真人所炼吧。”

看到那颗丹药，终于知道教授为何而来，微笑回道：“贫道炼此丹药，已是大伤元气，有违天和。还请施主见谅。”人的贪婪是无限的，给他们两颗，他们还要更多。

万教授略带失望，即刻转言：“张真人误会，我等并非求丹而来。想来真人也有所知晓，现在道门逐渐衰败，中华医药失传，我本家传医学。祖辈曾告诉我，医学正本，出于道门。张真人既然能炼出此金丹，那么恳请张真人为天下百姓出山。”

自古医学正本出于道门，看来万教授的祖辈应该遇到过修道之人的指点，修道之人在医术方面，确有过人之处。毕竟修道之人能引天地灵气，以助救人，看透病理病根，了解药理药性，出手自然能点到要处。

正好他也不想在这里有一顿没一顿的，想下山享受一下，他笑问：“施主能管一日三餐否。”



教授一愣，不懂地望着刘医生。

张影月见他如此不开窍，只好再说：“既然是为了天下苍生，那么贫道自可出山，但施主也不可饿着贫道。”

教授听后，心里那个高兴啊。只是过了激动的年龄，而且在真人面前笑出来，也太过失礼。别说有饭吃，有那颗滋补丹，就算天天吃美味都有啊。

刘医生就没那么矜持。

见头等大事已经解决，不用再待在这个道观里受苦，张影月让万教授先下山，然后在道观摆上一个小小的障眼法。此道观被一块土石占据，外人无法再入其中，以后或许再回此地。这是他的一点私心，要是被某位游历道士占据此观，以后讨起来也麻烦。

了然一身，什么行李都没有，虽然没有成大道，但是避尘之术还是能做到的，这套道衣已经穿了很多年。恩师的遗物已经在道观封存，望着突然变成一个土坡的道观，张影月叹道：“下山的时辰到了啊。”

一辆奔驰轿车在外候着，开车的是一位妙龄少女，皮肤爽嫩迷人，身环淡红光晕，看来最近正大走红运。那少女正好看过来，他微微点头，结果倒让那少女低声嗔骂：“什么真人，还不是一个色道士。”

做前排的刘医生没听到，坐在后面的万教授也没听到，但是在车外的张影月却听到了。他一阵愕然，现在不是很开放吗，怎么连看一下脸，都会挨骂。

只是他并未仔细观察，开车的是一个娇艳诱人的美女。他一个修道之人，虽非清心寡欲，但也绝不会对一个刚刚认识的女子就产生什么感觉。皮面之相，修道之人不会反对，但是也不会太过重视。

张影月道法高深，没有泄露半分，只是一个普通道士模样，五官端正，面部清洁而已。谈不上什么帅气，也谈不上什么难看，已然反璞归真，看似平淡无奇。只是年纪轻轻，盯一美女时间超过几秒，恰好被人家撞个正着，难免误会了。

教授没想到把真人请下山，本来只想着求几个药方，这下他真是喜出望外。万教授有点迫不及待，他脑中现在是疑虑万千，只想赶快把张影月请回自己的家中。

刘医生从昨天开始，就被教授留在家中，睡了一晚上的沙发，然后就被带到这里。现在已回药店大报喜讯，张影月还是嘱托，这半颗可以让张英武的老婆服下，另外一颗，一定要留到生产之前吃。

进入万教授家中，张影月看到一片火红的景象，其中小带一点暗晦之气，但是暗中带着一丝金光。看来这一家人都挺美满的，还有点不如人意，屋中应该有病人。只是病人年迈，也是快属于天命所归的人，所以暗晦之气并不明显。

开门的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女子，一身佣人打扮。

等进屋坐定，万教授对着那佣人说：“把小姐房间收拾一下，今天给这位客人住。”

小姐就是开车的那少女，名叫万情芊，是万教授的孙女，刚刚把车停在车库里



上来，听到这话赶紧问道：“爷爷，那我睡哪？”

万教授面带喜色的对孙女说：“芊芊，你就在沙发上将就一晚上。客房已经被你奶奶占着，你总不能让客人睡沙发吧。”

张影月并不开口，站在一边等着，第一次进入这样的城市里，刚才用电梯都差点闹笑话，还是低调点好，他们安排在哪里睡，就在哪里睡。以他现在的能耐，哪怕是打坐几年都行，只是睡觉在他看来也是天道，顺其自然，有好的地方不睡，当然不可能。甚至可能，他也赖床极晚，他也不知道现代睡女人房间里好不好，但是既然这样安排，他也不拒绝。

芊芊嘟着小嘴，狠狠瞪了张影月一眼，说道：“为什么不可以，刘叔叔来了，不也是睡沙发吗。他一个色道士，凭什么就不能睡沙发。”

万教授一愣，怒道：“芊芊，你怎么就不懂事了。让你睡沙发，你就睡沙发，哪里那么多理由。”

芊芊这下被骂得憋屈，爷爷可很少对她发火的，红着眼委屈地走进客房。然后就传出低声抽泣声，和轻柔的安慰声，万教授很不好意思地对张影月说：“张真人，您看这乱得，真是很抱歉。”

张影月摇头笑道：“施主客气，你们一家还是很幸福的，施主着相了。”

教授这时候摇头叹道：“哎，是啊，我们本来是挺幸福的，可我身为一个医学教授，还是国内外有名的教授，居然治不好老婆的病，已经是徒有虚名了啊。听我父辈说，现在的医术已经大不如以前了，这次能得到张真人的指点，中华医术，又将重领医界。我是万感荣幸，能请到张真人出山。”

张影月只是笑了笑，炼丹虽然跟中医有很深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中医的更上一层。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不是所有人都会炼丹，都能炼丹。

就算有丹书，就算有炼丹的材料，但是没有相应的道法，没有相应的手法，收丹之时也会大受影响。或影响其药理，或影响其药性，如果强烈一点的丹药，甚至会改变其功效，补丹变毒丹。

至于和中医的关系，中医是治疗为主，修道是养身为主，修道之人道体不毁，绝无疾病缠身。所以修道其中的奥妙之处，远远超过中医所指。古中医只是各修道之士，见人间疾苦，施出援助之手，给出治疗疾方。当然不乏民间高超医术之人，可和修道之人比起来，相差甚远。

三国年间，就有于吉，董奉几位得道之士，为救人类疾苦而开出不少药方。华佗，却是民间一神医。

万教授接着说：“我对道法渴望已久，还请张真人不吝赐教。”

道法？这东西说深奥，那没几个人能体会，说肤浅，只要契机一来，自然成道。

“施主客气，道法精深，各有体会，贫道是互相交流而已。”

然后两人又是一番客套，万教授的儿子万治平回来了，看他面相，应该是高位



之人。一番介绍之后，万治平仔细打量张影月，豪爽地说：“张真人，看你相貌，年纪应该不大吧。”

张影月有点纳闷，怎么问起年纪了，可在别人家做客，也不能失礼。难道说出具体的年纪，说自己前世一千来岁，今生几百岁？无奈之下，只好应道：“修道无岁月，贫道也不记得具体多少年了。”

万治平高兴地说：“张真人果然是得道高人，到了我家，就随意点，我们招待有点不周，还请原谅啊。”

看起来这位豪爽的万教授儿子，还是挺好客的。跟着见他进房间里，从里面拿出一瓶酒，对张影月说：“张真人，您可不知道啊。我家父可经常念叨，难找一位真正的道人，没想到今天还真被他找着了。家父……。”

万治平还真是一副好口才，絮絮叨叨地说着万教授寻找真正道士的艰苦，说他父亲去过各大名山，各有名道观。张影月是听一半漏一半。

万教授叹息道：“还不是为你母亲的病，现在总算找到张真人，这下你母亲算是有救了。”

张影月就看这两个年纪不小的父子唱着双簧，里面的意思算是明白了，就是要他出手救那位病人。不过也行，反正有求有应的，自己起初的目的不过也是混口饭吃，果然天道轮回，这下该出手救人了。

真正修道之人哪里是那么好找的，一般修道之人除非入世，否则都应该是在清净的地方，那种名山名观，只是风景幽雅而已，或许深处会有修道之人，但普通人是万万不能发现的。至于游人甚多的地方，那更不可能有真正修道高手，或许会有修习皮毛之术者。

“既然深蒙照顾，那么在情在理，贫道都该出手一试，施主多心了。”

万治平高兴地大喊一声：“好。我想张真人并不戒酒吧。”

张影月微微摇头，万治平开心的说道：“我这就喊芊芊她妈回来，给真人做一顿美味，然后和真人好好喝上一壶。”

有得好吃好喝的，张影月也不多想，一切顺其道吧。

吃人嘴软，拿人手软。既然要吃，当然得拿出点东西来。

“施主，贫道还是先去看看病人，你看如何。”

那当然再好不过了，万教授见真人出场，立刻在背后跟他儿子竖起大拇指。

张影月只当没看见，等救过这一家子，安心享受几天，继续去求他的道。只是既然出山，那么就在世俗中待下去，或许有不同的道呢，现在再回道观中，必然会再起轰动。

进来的时候，发现那暗晦之中有金光，可能就跟自己有关，既然如此，该出手时，还是得出手。

走进客房，那个少女正乖巧的躺在病床边，一位花白的老人躺在床上，吃力地跟她轻言细语地讲述着某段往事。



见到他们走进来，声音戛然而止，少女看到走进来的他们，面色很是不满，看来正听在酣处，但又不愿意离开，只是坐在那里，撅着个小嘴，双眸不时带着恨意瞪一下张影月。一道极其轻微的骂道：“装神弄鬼，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

张影月无奈地微微摇头，有时候听力太好，也不见得是件好事。

床上的老妇人已经年过花甲，身体已经被病魔摧残了多年，食药多样，生命力已经耗得所剩无几，只能低声耳语。看她的情况，现在靠着一些上等的药材吊着，离大道之日已不远。

张影月就站在门口盯了一会儿，见老妇人颤抖着想到招呼，他赶紧说道：“施主不必如此客气，你身机已耗太多，还是多多休息为善。”

然后大家一起走了出来，芊芊本来还想待在那里陪着奶奶，可被她父亲轰了出来，说奶奶要休息。也只好瘪瘪嘴走了出来。此时万倩芊的母亲回来了，见到道长先打了个招呼，然后拉着女儿跟着坐下。

万教授赶紧问：“如何？”

张影月带着淡淡的微笑说：“无大碍。只是身体被病魔摧残多年，调养起来可能有点难度。生命力被病魔消磨过多，要靠外补生命，有违天道，此物亦难寻。体内多年杂物，各类药理过多，清理起来很是麻烦。”

万倩芊嘟弄道：“什么难度，什么天道，什么麻烦，还不是装神弄鬼。”

“住嘴。”这次万教授面色异常严肃地叱责：“不想你奶奶病好吗，想的话，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坐下听着。”

万倩芊正想顶嘴，万治平已经怒眼瞪过来了，她母亲赶紧拉拉女儿的手，低声说：“听话，奶奶的病要紧。”

万倩芊委屈得很，本想跑掉，但是想到奶奶的病，还是红着眼抱着母亲忍坐了下来。看她那双怒眼，要是眼光能杀人，张影月在万倩芊的眼里已经是千穿百孔了。估计他不摆现摆现，她肯定会跟他没完。

万教授此时真的很严肃，恭敬对张影月说：“真人，还请帮我夫人缘命，我愿用自己的命，换她的命。”也不管张影月的感觉，他接着说：“我夫人在几年前突发了一次小病，结果被我这个庸医越治越差。从此我不再教学，开始寻求治疗办法。”

“在多次治疗无果之下，终于让我找到了父辈传下的一本古书，里面讲述着各种延缓人类生命，提高人类体能的方法。这时候我才想起，小的时候，祖辈曾跟我说过，中医之源，源自道法。于是我四处求道，虽未有结果，但从未放弃。真人能一眼看出我夫人的病根，还请真人略施援手。”

这话一讲出来，大家都觉得神奇了，道士并未进行过仔细观察，只是在门口稍微看了一眼，就把事情全说出来了。

万教授讲完之后，准备跪拜相求。

张影月赶紧伸手托起万教授，朗声说：“贵夫人还有救，但请放心。调养方面，



我想你早有药方，拿来我稍微修改即可。清理身体杂物，自有办法。唯有生命力，必须尔等自己去寻，如物齐全，必可救贵夫人。”

万倩芊赌气中带着一丝希望，望着张影月，略带激动地说：“你要是真能救回我奶奶，我房间让你住一辈子。”

听到这话，张影月微微一笑，不以为意。

在改药方的时候就麻烦了，由于现在大家都是用电脑、电话传递消息，这东西张影月虽然知道，可不会用啊。不说这个，甚至他连钢笔都不是很会用，毛笔那还没问题。

也亏了万教授家里都备有这些东西，万教授把调养药方拿来，里面的药味都挺高级的，最少在了解现在药店的情况后，张影月觉得这里面的东西真的不错了。

在药方的药理上，不改变其效果的情况下，增改其中几味辅药。虽然如此，但是药方的作用，也被大幅度地提高。甚至有些无法突破的地方，在加入少许其他药味之后，突破性治疗和恢复的功效。

接下来就只有续命药物了，虽然万教授也算得上此中高手，但还是问了张真人。

张影月笑着指出几个调养药方上的几味药说：“这些药都有续命的效果，你先找来，然后我开一个单，你找一个药罐和火炉，我炼出几味丹药就行了。”

那真是全家出动，在知道能治好老夫人的病，买药的买药，买材料的买材料，还有做饭的做饭。万倩芊的母亲李枚怕芊芊又惹真人，拉着芊芊一起去厨房，也算是替张影月赶走了一个祸害。

老教授几年未如此开心过了，饭桌前，端起酒杯，豪爽地说：“张真人，这次劳您的大驾，我的感激无法用言语表示，来，我敬你一杯。”

张影月客气了一番，这酒不错，好像叫什么茅台。只是饭菜嘛，虽已是香味宜人，但跟他用道法做出来的相比，有是稍有不如。不过也无所谓，他手捏道符，放在碗底，只要经过他碗的饭菜，自然会香甜不少。而且原料上好，口味也是大增。

这下大家就奇怪了，李枚有时间也做饭，但是从未有过这么香的味道，甚至连端出来的时候，也没有这么香啊。吃在嘴里，也跟平常区别不是很大，可一股诱人的香味就传在屋子里。几位大人还不好意思，可年轻的芊芊就没那么礼貌了。

芊芊伸长着脖子，四处寻找香味发源地。因为她闻到香味，吃着自己的碗里的饭，感觉怎么都不是滋味。张影月只管自己食用，并不理会他人感受。

最后芊芊在张影月端起碗的时候，突然大叫：“爷爷，你看他碗下面有张纸，香味从那个碗发出来的。”

本来其他人也都食之无味，听到这话，都抬头望过来。万教授见此道法，心里已然是一喜，感慨道：“张真人果然道法一流。”

张影月客气回道：“雕虫小技，雕虫小技。”

如果都只是万教授和他儿子那年纪的人，可能就这样过去了，可桌子上还有个